

將名字寫于水上

梁寒衣◎著

將名字寫于水上 / 梁寒衣作。-- 初版。-- 臺北市：平氏，民84
面；公分。-- (皇冠叢書；第2383種)(
三色堇系列；28)
ISBN 957-803-003-7(平裝)

855

83012667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將名字寫于水上

皇冠叢書第二三八三種
三色堇系列 28

作者——梁寒衣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平氏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二〇巷五〇號

電話●七一六八八八

郵撥帳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649四號

責任編輯——張慧環

美術編輯——李顯寧

校對——黃連·顧父·梁寒衣·西瑩

印刷者——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平和路五三號

電話●二二三三八六六

著作完成日期——一九九四年(民83)六月一日
初版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民84)一月十日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際書碼●ISBN 957-803-003-7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170元

目錄

序——自畫像……3

卷一：華嚴

花魄……12

燃燈……17

於虛空中舞蹈……22

將經卷書於裙幅……26

潦野二則……31

卷二：墨痕

窠巢……38

兩顆佛首，一個我……41

在帝王的墓畔……45

最後的馬戲……50

大分子與小分子……58

秋光召魂曲……63

今夜無戰事……68

卷三：雲鉢

造一個枯山枯水……72

托鉢四疊……76

羹餐食草……87

目錄

舍利心魂……99

卷四：微草

碧綠維也納……117

天鵝之歌……126

傷逝二帖……139

觀音慈顏……159

烏衫泣……165

卷五：旅人

將名字寫于水上……178

酣臥觸體之榻……193

影旅者……207

他人之血……218

卷六：心魂

一切太偏執的……228

一種姿勢稱為『決心』……231

於積澱的缸底……235

廢墟與火光……240

在時光的刀口……245

知識的流刑……252

◎ 梁寒衣

將名字寫于水上



黃昏之悸

梁寒衣

之一・三個面相

如果，欲爲自己勾勒一幅圖像，我必設定一個黃昏的時空——

一個靜謐的黃昏，線香寂然繞室盤桓，低而緩的古琴，剝剝扣擊，如數念珠的手。百合幽邃，而有一人跣跣端坐於蒲團——那是修行、解經的我。

另一個黃昏，雲霞微微，龍膽草於漸攏的昏暮中勾著紫色的頭顱。一名托鉢者立於繁華的花樹下，向秋日的桂樹借取片香——那是釀酒、製茶，生活中平淡素淨的我。

更多的時候，天光半傾，鳥鳴奇異振動樹梢，一切光影皆含混、矇昧、不安地游動、交錯著。黃昏定格成一幅永恆的詛咒，一道恆在的流刑——焦慮延伸的稿紙，抗搏廝殺

的戰場，灰朽的屍味，幻起幻滅、忽隱忽現，錯綜迷離的人物、故事、情節、場景、文字、聲音、形像……我穿針引線，尋找敘事的經緯，卻在密林中，觸及斷裂破碎的鳥羽……

……那是創作的黃昏。想像的黃昏。知性、感性的黃昏——屬於釋放、禮讚、思索、挖掘、質疑、答辯……——謳歌與耽溺、美麗而危險的黃昏：成群的戰馬衝入戰場化為奔泉下怡然流眄的麋鹿；純潔的奧菲麗亞於碧綠的湖沼幻為抑鬱憤懣的現代犬儒；吟遊的詩人奏著僅餘單弦的豎琴，殘喘流亡於都會蜃影間。公主與武士，妓女與政客，聖徒與罪犯，劊子手與陪審團，奸商與小知識份子……皆一一列席於桌前，從事一場場危亡險巖的對答。

一個佛魔共舞、佛魔頡抗的黃昏。如幢幢蝶翼，浮閃著誘惑之光，幽微之光，脆弱之光……清明與黑暗，超越與墮落，靈思與愛欲……皆危疑矇昧地懸擺、遊蕩、拉鋸著。

我常想望，無盡流刑中，倘使曾有一段辰光，能令十字架上的神子真正窒息輾側、

痛苦難捱的——或許，不在黑夜、白日，或長釘鑿穿的剎那，而在這段曖昧交疊的昏幕。它悄然掩至，帶著生命所有的恍惚、惆悵、憂鬱、恐懼、懷疑……一切蟄伏不安的質素皆劇烈湧現。

一段聲音與問號，潰滅與絕裂，掙扎與質疑的時光——質問命運與責任，現象與意義，生存與意志……質問此時此際渺茫的姿勢以及痛苦熬煉的價值。

那樣沈重傾軋的黃昏，也是收割者與食薯者的黃昏。花朵緘默孕育著果實，緘默承載自身的重量。一個勇敢、自傲、信心與成熟的黃昏。

三個黃昏，神秘構築作者的形貌。

『十分奇特……你的人與作品，如許的不同！』經常地，朋友們訝異地說。

華嚴諸相，無非僅是同一血脈的歧異支流。我深深瞭解，他人所見到的，只是第一、二個我，與第三個我的不同——一個平和沈靜，生活、修持的我，與另一個叛逆操危，小說構設的我，各自傾力奔馳於一己的極限。

之二·石岩之珠

數千個黃昏，如石鐘乳下慎獨的水珠，一滴，兩滴，三滴，四滴，五滴……，悠長而執拗地，緩緩於石槽間，鑿蝕、凝聚了一汪幽邃醞烈的『石岩之珠』。在創作十年，有了四本小說著作之後，這部『石岩之珠』，迴射作者的三個面相，清澈而難以閃躲地，呈現於讀者眼前。

橫亙十個寒暑，這串『石岩之珠』，與其定名為一本風格、形式完美、和諧、工整、勻稱的散文集冊；毋寧更該視為囑集於作者體內陽性與陰性的矛盾、分裂、對話和舒展。它並不類於任何我們曾經展讀的散文扉頁一般，標示著單一的性別、作者，統一與諧仗；而更肖似於一個男子與女子——一名頑顏傲骨的書生，與琴音幽渺的女形的聯合書寫；其間，詩情與雄辯，嶙峋與纖麗，幽玄與昂亢，清雋與陡峭……相互激盪、醞釀，互為

作品的音聲與旋律。

因了這個緣故，付梓之初，曾經認真考慮過，將石槽一剖爲二，分爲兩冊，將陽性歸於陽性，陰質歸於陰質。幾經思惟，卻寧可詩文琴劍、頭顱肝膽共治一爐。以爲唯有三面疊映，兩極並列，才是作者真實的形貌。但凡僅喜紅顏，或徒愛男形的，皆非真正的知音。

而之於一個孤遁潛隱、罕與人接的作者，這部『石岩之珠』的問世，應是留予知音的吧。

是爲了那些認真閱讀我的小說且真誠喜愛著其中某些篇章的少數知音，所勉力完成的作者補白及紀事。之於另一群始終無緣結識我的小說，或閱讀、而難以理解的讀者，這本集子，或者，是另一種介入與聯綴的方式。另一塊更爲清寧簡易的叩門磚。

這個黃昏。書序與題跋的黃昏。在數月沈寂地掩關修行之後，再度面向文字與文學，

平靜的心頭竟有了微微的顫悸與遲疑……

冬日最後一櫬百合正於案前皎然怒放。我瞥視著塵封一側的黑布劍囊——自從搬離蟄隱十年的小屋，來至這座芒花與棘草遍掩的山間，我便不曾再啓開過這只相佐十載的劍囊。像是一種掩埋，孤意以經卷伽藍，割捨生命與文字之間的骨血深情。

囊袋上的痕紋依然。我抽開劍鞘，心中纏綿流過一段楞嚴經偈：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

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

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昏暮

目錄

序——自畫像……3

卷一：華嚴

花魄……12

燃燈……17

於虛空中舞蹈……22

將經卷書於裙幅……26

潦野二則……31

卷二：墨痕

窠巢……38

兩顆佛首，一個我……41

在帝王的墓畔……45

最後的馬戲……50

大分子與小分子……58

秋光召魂曲……63

今夜無戰事……68

卷三：雲鉢

造一個枯山枯水……72

托鉢四疊……76

羹糝食草……87

目錄

舍利心魂……99

卷四：微草

碧綠維也納……117

天鵝之歌……126

傷逝二帖……139

觀音慈顏……159

烏衫泣……165

卷五：旅人

將名字寫于水上……178

酣臥觸體之榻……193

影旅者……207

他人之血……218

卷六：心魂

一切太偏執的……228

一種姿勢稱為『決心』……231

於積澱的缸底……235

廢墟與火光……240

在時光的刀口……245

知識的流刑……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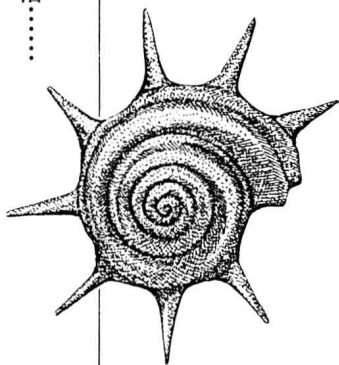
卷一：華嚴

華嚴諸相，影沈影落……

生命的面容，濃濃淺淺，於遙迢長夜中，氤氳成一卷悲欣交集的水墨長軸。

我在水墨圖卷中，觀想猶在死生癡愛中緣起明滅的一己。

是怎樣的無明囚繫？那惑美、耽美的心竟如巨木虬結的根莖，
斷而復生，難以灰滅！



花魄

我有兩只香爐，一只泛著蒼青的銅綠，底座鐫著『大明宣德年製』，來自馬來西亞一片古舊的鋪子。那裡，海風與鹹味日日腐蝕著彎曲的門匾。人的臉上現出灰塵的影子，含著某種質樸、友善而滄桑的神色。我讀著他們的表情，宛如讀著一組組為生活擄獲、曲壓、刨平、剝光、拼貼的石像磚群。

另一只香爐，泛著尚未上釉的粗陶慣有的沈著泥色，周身繚繞著一層層長瓣蓮華，底座伸開兩枝因風縐面的蓮葉。朋友自鶯歌一堆廢棄的陶瓦殘塚中拾得。因我一向酷好蓮荷圖紋（不管是繪畫、或鐫刻於任何的圖卷、器皿、箱籠、服裝上的），於是，便以此結緣。

我將香爐供於佛前。於我閱讀、聞經、思維、跏趺的時候，裊裊的線香繞著閨靜的室內浮拓成一幅煙雲水墨。

我在水墨圖卷中，觀想猶在死生癡愛中緣起明滅的一己。是怎樣的無明囚繫？那惑美、耽美的心竟如巨木虬結的根莖，斲而復生，難以灰滅！

『那是什麼？』偶爾，友朋們如低掠的漂鳥，穿過茅茨不翦的簷下，輕輕扣動我的門扉。他們指著香爐，指著灰中的物事，好奇地追問。

『花魄。』我說。

漂鳥們遠去，換上另一批。新的面容，新的鼻眼，問著一式的老問題。

向始簡於言語，更何況屢屢重複的解釋？漸漸的，便有了執筆撰述的想法。

原來，無非只是一件亟盡尋常平淡的事：

室內慣常以花供佛、饗人。總以為，素雅清香，與柴米油鹽等同重要。既有花朝錦繡，便難免花謝、花凋，頹萎星散；只消數日的眠息，便是一番生死輪迴，紅顏白骨。